

对话

现为南京版画院院长的刘春杰向来以版画创作为业内所知,但在近日举办的新作展“千年一梦”上,艺术家刘春杰展现了多元化的艺术创作,包括版画、纸本水墨以及布面油画。艺术家开始尝试用最纯粹的艺术语言与符号——点与线,来共同阐释一种中国式的文化理想。

艺术本体是最纯粹的表达



刘春杰

南京市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南京版画院院长。策划第一至第四届中国当代版画文献展。

商报:本次展览的作品系列叫做“千年一梦”,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创作主旨?

刘春杰:展览提出了一个悖论,即古往今来,美好的理想往往很难实现。我试图用最原始的艺术本体——点、线、面,将其综合运用进行自我表达。在处理方式上,我尽量使其具有韵律美和动感美。在剥离所谓的主题与思想后,所有画作都是一幅幅很美的线条,浓淡、粗细、远近对比有致的各式线条本身就是一种美,同时也共同构成了美妙的画面。

商报:一直以来,您作为版画家为业内所熟知,但本次展览带来了包括布面油画、纸本水墨及版画的多元艺术表现形式的创作,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刘春杰:对于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家应该秉包容的态度,各种方式与方法都可以尝试,这也有利于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商报:据了解,“千年一梦”系列都是最新作品,与以往的作品相比,这批作品有哪些突破?

刘春杰:开始尝试原始与本真的艺术语言符号,用最基本的点与线营造画面,令观众感受到纯粹的艺术表达,另外也能够唤起观者的再创作。这次的新作可以看成是一种艺术实验,在此基础上,今后我还将尝试一个与线条有关的“缠绕”系列。

商报:作为创作者,您希望给予观者怎样的审美感受?

刘春杰: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带给观众深层次的体味与情趣,我反对“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思维方式,如果能够让大家获得某些启发与受

益,那么这些创作便具有价值与存在的意义。

商报:您的版画创作经历了由早年北大荒时期的浪漫恬美到后来反映当下时代风貌的黑白木刻风格的转变,而新作中的油画在色彩处理与画面布局上似乎多了些轻松明快的元素,这是否可以看做是一种回归?

刘春杰:我的版画作品通常比较深沉一些,当然这也是由版画的概括性特点所决定的。而这也使我在创作油画时会注重它与版画的反差,无论色彩还是内容,新作的油画在视觉感受上的确要柔美一些,但其实我的这批新作品与以往的作品在思路上一脉相承。

例如这幅《千年一梦·自由飞翔》仍然暗合了我所要阐述的主题,人不可能真正自由,自由飞翔更是难以实现,因此美好的事物往往是一种理想;还有《千年一梦·新花怒放》,画面看似轻松愉悦,但旧花是不希望看到新花怒放的。所以与从前比较,我的创作思想并没有改变,只是思维方式含蓄与迂回了。

商报:这次展览中版画用中国传统的装裱形式来呈现,令人耳目一新;展厅还安置了一件类似装置艺术的作品《木刻舍利子》。

刘春杰:运用装裱的形式不是偶然,作品上还有篆刻的印章,目的是为了彰显本土化。《木刻舍利子》是我版画创作中遗留下来的木刻废屑,它也是构成我整个创作的其中一个部分,这一大箱子的木屑会让观众切身感受到木刻版画创作的艰辛。

商报:版画中都有一种“格子”模样的框附在画面主体上,这有哪些特殊用意?

刘春杰:格子是束缚的象征,世间万物都在束缚之中,也皆有各自的存在方式与规律。

商报:您对今后创作有哪些预期?

刘春杰:我会继续做下去,这批新作有着强烈的艺术形式感,艺术语言更为简练,但同时也不会丢掉以往的艺术风格,最终可能会将两种语言融会贯通。

本报记者 丛晓燕

· 展讯 ·



“舞光食色”德国艺术家迪特·容个展

艺术家:迪特·容
展览时间:5月6日-29日
展览地点:大未来画廊·北京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滨河路3号



王式廓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艺术家:王式廓
展览时间:5月6日-6月5日
展览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花家地南街8号中央美院内



“黄金定律”

艺术家:严超
展览时间:5月7日-15日
展览地点:时代美术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中环世贸中心D座36-37层



“关注未来艺术英才”入围展

艺术家:常羽辰、范凌、黄燕、黎薇、陆扬、马秋莎、田晓磊、叶楠、应歆琦、于瀛
展览时间:5月7日-18日
展览地点:今日美术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

新人佳作

李满金:笔触上的心跳



李满金

1981年出生于福建,200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油画专业。现居北京,职业画家。

对于自己的作品,李满金始终认为:“无论哪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面对信息社会,人类生存的痕迹慢慢消失,人们甚至要靠饿自己来发现自己还活着。”

李满金的作品一直追求着一种直透人性精神底层的情感。每一张面孔、每一片风景,她都想要撕去表面的“面具”,呈现出鲜活的人的世界。

这种情感并不是刻意



《伤》150cm×250cm 布面丙烯水彩炭笔铅笔 2010年

追求,似乎那些东西已经注入她的体内,血液在沸腾,有股莫名的力量驱使着艺术家的创作。李满金说:“只要这种力量是发自内心的,哪怕连自己都无法解释,只要它出现了,都应该重视,无论给作品‘穿’上怎样的一件外衣,人性是相通的,作品里面有‘人’的存在,观者肯定会感受到,并为此感动。”

在李满金创作的诸多作品中,她喜欢用一种自

我反省式的态度描绘自己及其身边的事物。

画面中出现的物象“鸟”或者“人”都是参照物,他们随着内心各种感觉的需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传达出内心深处莫名的压力和情感动荡,成为一种隐喻象征。同时,这些参照物似乎也成为李满金创作时内心的召唤,在感觉到希望的同时又感受到希望的茫然,内心极度矛盾,各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那些

细小的连接心跳的笔触好像能帮助她缓解内心的矛盾,回归宁静。

此外,李满金的每一幅创作都呈现出绘画性笔触。对此,李满金认为这种笔触的运用是一种对绘画的热情。“画中的每一笔好象都带有生命热度,慢慢融化到骨髓里。在这一点上我深受黄宾虹、贾克梅第和塞尚的影响,他们作品里的每一笔仿佛都是一种无声的言说,慢慢地把画布渗透融化,把观者融化。”李满金着迷于这种表达,被它强烈的生命迹象所感动,血液里需要它们,似乎生命的源头就在那里呼唤;她喜欢那种笔尖与心跳融合在一起的绘画状态,用画笔反复地塑造对象,不是为了刻画出一张张能辨认出身份的脸,而是想要通过不断地迂回下笔,使人物的情感更加丰满。李满金一直努力挖掘着那些人性的最本源最真实最动人的东西。

本报记者 刘洋